

〔清〕王士禎 著

王士禎全集

(四)

雜著

齊魯書社

王士禛集

王士禛全集

（附錄）

卷六

王士禛集

I214.92/5

:4

. 2007

〔清〕王士禎 著

王士禎全集

(四)

雜著

齊魯書社

王士禎全集總目

前言

凡例

詩文集

落箋堂集

漁洋詩集

漁洋集外詩

漁洋續詩集

蠶尾詩集

蠶尾續詩集

衍波詞

漁洋文集

一

九三

四八五

六四五

一〇四三

一一一五

一四五五

一五〇九

蠶尾文集……………一七六三

蠶尾續文集……………一九六五

集外文輯遺……………二三三三

雜著

花草蒙拾……………二四七五

王考功年譜……………二四九一

蜀道驛程記……………二五二五

粵行三志……………二五九九

皇華紀聞……………二六四五

池北偶談……………二七六九

國朝謚法考……………三四九九

秦蜀驛程後記……………三五四一

隴蜀餘聞……………三六〇九

手鏡錄……………三六四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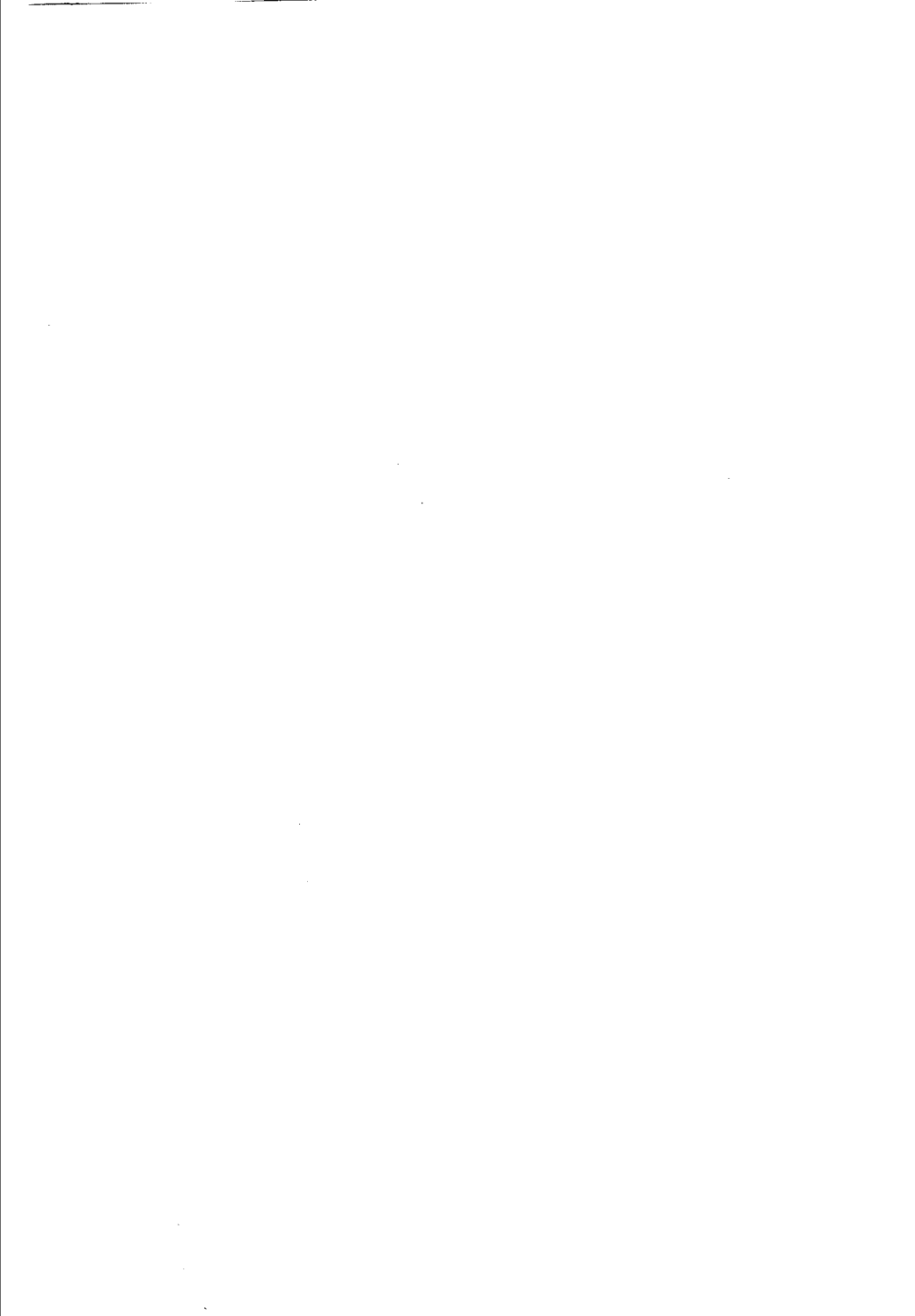
長白山錄補遺	三六五
居易錄	三六九
浯溪考	四四〇
香祖筆記	四四三
律詩定體	四七一
漁洋詩話	四七四
古夫于亭雜錄	四八二
分甘餘話	四九四
漁洋山人自撰年譜	五〇四

附錄

傳記	五一〇
----	-----

雜著之一

花草蒙拾



雜著之一 花草蒙拾

往讀《花間》、《草堂》，偶有所觸，輒以丹鉛書之，積數十條。程村強刻《倚聲集》卷首，僕不能禁，題曰《花草蒙拾》，蓋未及廣爲揚推，且自愧童蒙云爾。

袁州謂蘇、黃、稼軒爲詞之變體，是也；謂溫、韋爲詞之變體，非也。夫溫、韋視晏、李、秦、周，譬賦有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而後有《長門》、《洛神》，詩有古詩、錄別，而後有建安、黃初、三唐也。謂之正始則可，謂之變體則不可。

《花間》字法最著意設色，異紋細艷，非後人纂組所及，如「泪沾細袖顫」、「猶結同心苴」、「荳蔻花開趁晚日」、「畫梁塵颯」、「洞庭波浪颯晴天」，山谷所謂古蕃錦者，其殆是耶？

「蟬鬢美人愁絕」，果是妙語。飛卿《更漏子》、《河瀆神》凡兩見之。李空同所謂「自家物終

久還來」耶？

竹枝泛咏風土，咏本意者，止見田藝衡「白玉蘭干護竹枝」四首耳。卓珂月以爲正格，要亦不必。

顧太尉「換我心，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」，自是透骨情語。徐山民「妾心移得在君心，方知人恨深」全襲此，然已爲柳七一派濫觴。

牛給事「須作一生拚，盡君今日歡」，狎昵已極。鍾隱「奴爲出來難，教君恣意憐」本此。至「檀口微微靠人緊把腰兒貼」，風斯下矣。

絕調不可強擬，近張杞有《和花間詞》一卷，雖不無可採，要如妄男子遍擬《十九首》與《郊祀》、《饒歌》耳。

溫、李齊名，然溫實不及李。李不作詞，而溫爲《花間》鼻祖，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？

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，學畫不勝去而學塑，其善于用長如此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尚書，當時傳爲美譚。吾友公猷極歎之，以爲卓絕千古。然實本《花間》「暖覺杏梢紅」，特有青藍冰水之妙耳。

蓬山不遠，小宋何幸得此奇遇。麗豎雙椽燭，遠山磨隄廡，此老一生享用，令人妬煞。

「假使當時俱不遇，老了英雄」，舒王自負語也，僕則謂彥回幸作中書郎而死，故當不失名士。

或問《花間》之妙，曰：「蹙金結繡而無痕迹。」問《草堂》之妙，曰：「采采流水，蓬蓬遠春。」

「何處合成愁，離人心上秋」，滑稽之雋，與龍輔《閨怨》詩「得郎一人來，便可乘仙去」，同是《子夜》變體。

詞中佳語多從詩出，如顧太尉「蟬吟人靜，斜日傍小窗明」，毛司徒「夕陽低映小窗明」，皆本黃奴「夕陽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」。若蘇東坡之「與客携壺上翠微」，《定風波》賀東山之「秋盡江南草未凋」，《太平時》皆文人偶然遊戲，非向《樊川集》中作賊。二詩皆杜牧之。

詞本詩而劣于詩者，「笛聲人倚樓」，止去趙「倚樓」兩字，何翅效顰捧心。《苕溪漁隱》載曹元寵《望月》詞「南樓何處，想人在長笛一聲中」，視此差演迤有致。曹即以《紅窗迴》擅名者。

「樓上晴天碧四垂」本韓侍郎「汨眼倚樓天四垂」，不妨并佳。歐陽文忠「拍堤春水四垂天」，柳員外「目斷四天垂」，皆本韓句，而意致少減。

孫巨源「樓頭尚有三通鼓」，偶然佳興，然亦本義山「嗟予聽鼓應官去，走馬蘭臺類轉蓬」。

「生香真色人難學」，爲「丹青女易描，真色人難學」所從出，千古詩文之訣，盡此七字。

「重門不鎖相思夢，隨意繞天涯」與「枕上片時春夢中，行盡江南數千里」同一機杼，然趙詞勝岑詩。

「載不動許多愁」與「載取暮愁歸去」，「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」，正可互觀，「雙槳別離船，駕起一天煩惱」，不免徑露矣。

「東風無氣力」，五字妖甚。如「落花無可飛」，便不佳。

鍾隱入汴後，「春花秋月」諸詞與「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」一帖，同是千古情種，較長城公煞是可憐。

張安國《雪》詞，前半刻畫不佳，結乃云：「楚溪山水，碧湘樓閣。」則寫照象外，故知類上三毛之妙也。古今詞人咏雪，以「柳絮因風」爲佳話第一，自羊孚贊陶淵明詞後，僅見此八

字。銀杯縞帶，僧父刻畫，與撒鹽何殊？

「空得鬱金裙，酒痕和泪痕」，舒亶語也。鍾退谷評閻邱曉詩，謂「具此手段，方能殺王龍標」。此等語乃出渠輩手，豈不可惜。僕每讀嚴分宜《鈴山堂》詩，至佳處輒作此歎。

「亂鴉啼後，與興濃于酒」，蘇叔黨詞也。「擬倩東風浣此情，情更濃于酒」，秦處度詞也。二公可謂有子。李、晏家世，豈得獨擅。

坡公《孤鴻》詞，山谷以爲非吃烟火食人語，良然。銅陽居士云：「『缺月』，刺明微也。『漏斷』，暗時也。『幽人』，不得志也。『獨往來』，無助也。『驚鴻』，賢人不安也。此與考槃詩相似云云。」村夫子強作解事，令人欲嘔。韋蘇州《滁州西澗》詩，疊山亦以爲小人在朝，賢人在野之象，令韋郎有知，豈不叫屈。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，湖州詩案，生前爲王珪、舒亶輩所苦，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。

「斷送一生，破除萬事」，涪翁忽作歇後鄭五，何哉？

「薄霧濃雲」，新都引中山王《文木賦》「薄霧濃霧」（校：「霧」，字書無此字，嚴可均輯《全漢文》卷十二《文木賦》作「霧」）以折「雲」字之非。楊博奧，每失穿鑿，如王右丞詩「玉角羝」與「朱鬣馬」之類，殊墮狐穴。此「霧」字辨正獨妙。

「皎月」「梨花」，本是平平，得一「浸」字妙絕千古，與「月明如水浸宮殿」同工。

「郴江幸自遶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」，千古絕唱。秦殁後，坡公常書此于廟，云少游已矣，雖萬人何贖？高山流水之悲，千載而下，使人腹痛。

「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」，升庵以擬石曼卿「水盡天不盡，人在天盡頭」，未免河漢。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不啻霄壤。且此等入詞爲本色，入詩即失古雅，可與知者道耳。

俞仲茅小詞云：「輪到相思沒處辭，眉間露一絲。」視易安「纔下眉頭，却上心頭」，可謂此兒善盜。然易安亦從范希文「都來此事，眉間心上，無計相迴避」語脫胎，李特工耳。

「牛衣古柳賣黃瓜」，非坡仙無此胸次。近惟曹顧庵學士時復有之。「綠楊」、「杜宇」，酒後偶然語，亦是大羅天上人。吾友蘄水楊菊廬比部，因此詞于玉臺山作春曉亭子，一時名士多爲賦之，亦佳話也。

「枝上柳綿」，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，孰謂坡但解作「大江東去」耶？髯直是軼倫絕筆。

「春事闌珊芳草歇」一首，凡六十字，字字驚心動魄，「只爲一聲河滿子，下泉須弔孟才人」，恐無此魂銷也。

「堂上簸錢堂下走」，小人以蟻歐陽。「有情爭似無情」，忌者以誣司馬。至「諳盡孤眠滋味」及「落花流水別離多」，范、趙二巨公作如許語，又非但廣平梅花之比矣。

《草堂》載山谷《品令》、《阮郎歸》二闕，皆咏茶之作。按黃集咏茶詩，最多最工，所謂「鷄蘇胡麻聽煮湯，煎成車聲遠羊腸」。坡云：「黃九恁地那得不窮。」又有云：「更烹雙井蒼鷹

爪，始耐落花春日長。」此老直是筆有薑桂。僕嘗取黃詩「黃金灘頭鎖子骨，不妨隨俗暫嬋娟」，以爲涪翁殆自道其文品耳。

平山堂一抔土耳，亦無片石可語，然以歐、蘇詞，遂令地重。因念此地稚圭、永叔、原父、子瞻諸公，皆曾作守，令人惶汗。僕向與諸子游宴紅橋，酒間小有酬唱，江南北頗流傳之，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。

名家當行，固有二派。蘇公自云：「吾醉後作草書，覺酒氣拂拂，從十指間出。」黃魯直亦云：「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。」讀東坡詞當作如是觀。瑣瑣與柳七較錙銖，無乃爲髯公所笑。

石勒云：「大丈夫磊磊落落，終不學曹孟德、司馬仲達狐媚。」讀稼軒詞，當作如是觀。

「車如鷄棲馬如狗」，用古謠語，絕似稼軒手筆。至坡謂「白日」、「通道」兩段，幼安作問答，雖亦從烏有先生亡是公來，則學稼軒而墮惡趣矣。「雲中鷄犬劉安過，月裏笙歌煬帝歸。」好事者以爲見鬼詩，此得不爾耶？